

随笔

爱荷的席慕容

王莉

中国的教育问题,从社会里发生的事件谈到人类的前途。温馨的晚上,席慕容通常都是听众,她喜欢听她说话,喜欢听他用他的原则诠释人生。世上最美好的事,不过是有一个人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

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里,相濡以沫,妇唱夫和。《同心集》见证了他们的幸福。她的丈夫,一位研究镭射的物理博士,永远比常年熬夜的她早起一刻,亲手做美味的食物。也永远是她的第一个读者,虽然不懂诗歌,却给她尊重和理解。把对她的爱凝聚在《家有名妻》里。光阴似水流逝,他们携手从葱绿的青春走到花甲之年。2009年台北因病去世,爱却永远珍藏在她的心底。2011年,她的第七本诗集《以诗之名》出版,扉页写的是“献给台北”。

席慕容先生是一位好母亲。她热烈地爱着家,爱着他们的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为保持手的干净,随时能抱起需要她的孩子,她放下油画笔改用针管笔作画,并时时留意聆听孩子们的声音。家里养着她和丈夫喜欢的猫和狗,却从来不准它们进屋,只能待在院子里。她会亲自下厨房为家人做红烧鱼,为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孩子准备午餐,也会在不上课的时候骑车为孩子送去午饭。她带孩子去书店,带孩子去山上,教孩子欣赏不同的花,辨认不同的树,重视和鼓励孩子的进步。出于对孩子的尊重,长大的孩子已不再出现在她的文章里。

席慕容先生是一位智者,她把人生感悟、她的乡愁,写进诗里,画进画里。她说,绘画是她的专业,写诗是她的家庭手工业。她的油画浓彩重抹,她的诗歌清新淡雅,画里有诗,诗里有画。她说,平凡的人生里有着眼丰富的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

记者问,当初写下这些诗,是因为生命的富足,还是对爱的渴望?席慕容一脸满足:“应该是生命的富足。”她说,不是她的诗写得好,是读者生命的高度增加了诗的厚度。

席慕容先生喜欢植物,喜欢花。木棉、槭树,凤凰木都能在她的笔下找到影子,山间的野百合,师专的山茶花,开得发疯的老茉莉,也都是她画中的主角,但她最钟情的是荷花。一生中,她画了许许多多的画,画了许许多多的花,但画的最多的还是荷花。为了画荷,她不辞辛苦,守在荷塘边,为了画荷,她独自一人,飞越千山万水。她曾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画一幅三百号的荷花,整面墙上被她画满荷花的花与叶。她说:“总觉得荷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友人。在初次的一次就是一见倾心。”荷花是我心中与眼中最爱的那一朵,是最弱的一点。荷是我无止境的心。”小时候,父亲曾带她去玄武湖看荷花,虽然是只去过一次,但看荷的情景却在她的心里出现了千百次,也是她文章里的常客。她还出版了一本完全以写荷、咏荷为内容的书,名之为《信物》。

爱荷的席慕容先生,曾种过六个陶缸的荷花。为了让荷长得好看,平常爱干净的她,等到丈夫从国外回来,就穿上雨鞋,戴上手套,屏住呼吸,把一缸一缸的黑泥往家里搬。为了不让高大的芭乐树的枝子遮了荷花的阳光,文文弱的她,会爬上树梢,把芭乐的枝子一枝一枝地锯掉。

席慕容先生在自己平实的生活里,营造着自己“丰饶的园林”,含笑生活、知足拼搏,写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过着善良、知足、互爱的日子。一阵清香扑面,忽然觉得爱荷的席慕容先生自己就是一枝荷花,一枝高雅圣洁的荷花,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籽,特立独行,香远益清。

不过扬州城内第一酒楼的名头,多年来一直被“一笑天”占据着。“一笑天”位于城北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中。据地志记载,这座酒楼至今已辉煌了数百年,而悬挂在酒楼正厅中的一张牌匾则是这种说法最好的物证。牌匾用上的楠木制成,历经岁月沧桑,成色仍乌黑发亮,通身找不到一处裂纹。牌匾上写着四个苍劲挺拔的金色大字:烟花三月。

一个月前,三味相约在淮扬“烟花节”期间举办一次“名楼会”。“镜月轩”的孙友峰和“天香阁”的彭辉,一大早就起了床,他们要利用一天中思维最清晰的早晨时分,来训练和调整自己的韵味能力。

而“一笑天”的凌永生,此时却在做着一件与“名楼会”毫不相关的事情。

不仅是凌永生,“一笑天”的其他人,甚至包括老板徐叔自己,现在都在酒楼的厅堂里忙着招待一位重要人物。

这位重要人物是徐叔与前妻生的女儿徐丽婕,她刚从美国回来。二十年前,徐叔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荣誉和地位,但却失去了家庭。二十年后,徐丽婕辗转回到故乡扬州,似乎并不感到多少陌生。

此时,一桌人正边说边吃,其乐融融。徐丽婕今天算是饱了口福,且不说徐叔亲自打理的“四鲜狮子头”,就是凌永生做的那几样家常小炒,也是道道津津有味。再加上沈飞在一旁插科打诨,欢笑之余,胃口更是大开。一个客人走进大厅,在离他们不远处的一张方桌前坐下了。

沈飞看着来客,那人冲他点头示意。这来客正是两天前在菜场上拔刀的年轻人。

年轻人忽然闭起眼睛,仰鼻往空中深深地嗅了一口气,赞叹道:“鲜肉、活鸡、香菇、蟹粉,四味缠绕,几位可真是好口福啊。”

徐叔脸色微微一变。这样的辨别功夫,即使是在成名的大厨之中,也是少见。

凌永生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皱起眉头,上下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他来到“一笑天”酒楼,多半不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

徐叔镇定下来,邀请年轻人入座,年轻人拿起筷子,夹下一片狮子头放入口中,细细品味了良久,赞叹道:“鲜香饱满,真是名不虚传啊!”

“那当然。”沈飞得意地笑了,“这

徐叔做的‘四鲜狮子头’,可称得上‘一笑天’酒楼里最好的东西了。”

“不对,‘一笑天’真正的好东西可不是这个。”年轻人摇了摇头,抬起手来,指着厅堂中悬挂着的那块牌匾道,“‘一笑天’的好东西,在那里呢。”

徐叔和凌永生对视了一眼,沈飞也停下了筷子,只有徐丽婕不明就里。

片刻后,徐叔打破了沉默:“你知道这牌匾的来历?”

年轻人点点头:“乾隆爷御笔亲赐金匾。天下第一刀客‘一刀鲜’和天下第一名菜‘烟花三月’,谁人不知?”

徐叔沉吟道:“看来,你也是……”

年轻人淡淡一笑:“我叫姜山。我的祖先,曾经在大内担任总领御厨。”

此话一出,就连一向嘻哈不羁的沈飞也露出了愕然的神色。

清代大内后厨共分九堂一百零八人,这一百零八人无一不是从各地征调而来的顶尖大厨,而无又是其中最为出色和全面的。可以这么说,大内总领御厨即当时众所公认的天下第一刀客!

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居然便是当年的大内总领御厨之后。即便是徐叔,也不免肃然:“原来是名厨后裔,失敬失敬!”

姜山谦然笑道:“在扬州这个地方,外人怎么敢妄称名厨?”

徐丽婕迫不及待地问道:“这‘烟花三月’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啊?”

姜山无奈地把手一摊:“这恐怕只有‘一刀鲜’的传人知道了。”

“那这‘一刀鲜’的传人现在又在哪儿呢?”徐丽婕又问。

姜山不说话,用询问的目光看向徐叔。

徐叔静默着,似乎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然后他开口道:“‘一刀鲜’的传人,我是见过的。不过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是‘一笑天’酒楼的一个小伙计,则则世代相袭,担任总厨。那副牌匾,两百年来也一直挂在酒楼大堂里。后来到了‘文革’,那帮革命小将叫嚣着要批斗‘一刀鲜’,砸烂牌匾。突然有一天,‘一刀鲜’不

辞而别,从此销声匿迹。而他走之前,还想了个法子,保住了这个牌匾。”

连载

中戏

“中戏”二字令晏紫沸腾。那是她对儿子曾经有过的希望。没想到,在写给父母的第三封家信中,在极其困苦的处境中,在那一天天走不到头的行程途中,儿子终于走出了

一个“中戏”来!

这一切是走出来的,苦出来的,累出来的,对比出来的,思念出来的。

过于幸福,人的脑子不想事,想得更多的恐怕仍是怎样更加幸福。极端的苦痛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思想,并思想出新的思想。

儿子16岁的人生发生了第一次蜕变。

4月10日,是多年以来晏紫最幸福的一天。

我在心里说,修远啊,中央戏剧学院,那是你想想就能进的么?

然后,我又对自己说,人回路千条,为什么一定要逼儿子走苦读应试那条呢?

剃发,一切从“头”开始

晏紫想儿子了,不顾3月不能通话不准见面的工作室禁令,今天跟陈锋打电话,希望“五一”到宜昌看儿子。陈锋照顾情绪,答应应了。晏紫

难过了“断奶”关。

今天收到儿子4月15日来信。儿子

刚去一两个月就要求回家,他已显露

焦躁的情绪。可在

在我看来儿子的锻炼

才刚刚开始。儿子

性格中有十分明显的

偏执、任性的特质,而孩子的偏执、任性是家长长期

顺从的结果。我预感“五一”的破例之行潜藏危机,我和晏紫可能又

一次面临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而

我心里最担心的不是儿子,是晏紫。

百日日记 (54)

上午我们剪了光头。长这么大,第一次剪光头,说实话,我觉得很丑。看着自己掉下的

头发,那个心疼啊。这种样子怎么见人

啊。下午写家信。这已经是我的第

5封信了,感觉在每一封信间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悟。离

家快两个月了,对家人越来越思

念!我赶紧上网看,儿子真的剃了

光头,表情很苦,心结很深。行军

归来陈锋下了狠手,也许陈锋非此

必先“革面”,方能“洗心”。想起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的一件事。

一名女中学生违背校方禁留长发的

规定被开除,女孩家长诉诸法院,法

院判其败诉,理由是日本之所以有

今天,日本之所以是今天,世界之

日本,靠的就是规则

和纪律。



袁金水书法

新书架

《货币》

朱丽君

《货币》是中央电视台10集大型纪录片同名出版物。该书囊括了国内外100多名经济学家、金融学者、政府智囊、知名专家的采访和观点,可

谓是“关于货币最权威的一本书”。

货币有着跟人类文明等长的历史,货币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息息相关,即使远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也有货币的踪

迹。货币从最初的起源到局部的通行无处不在,从交换的手段和价值的尺度到站在国际贸易的制高点,从成为人们欲望的来源到密西西比泡沫,再到今天成为世界经济浪潮中最棘手和最根源性的课题,人类社会已经跟货币密不可

分。人们对货币从哪里来,它又将如何影响世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期待得到最客观和最全面的解答。

货币到底是什么?是金钱,是债券?是黄金,是钻石?是财富,是国家意志?是梦想,还是其他?货币既是社会

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要素,也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它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和财富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困惑和欲望。

最早的货币,最神奇的矿井,最昂贵的生产线……让我们带着对货币的渴望和疑问,一起进入货币的世界,追溯货币缘起,共睹货币的未来。

民俗

十二生肖剪纸

连德林

有一首十二生肖歌唱道:一年一换歌吉祥,你方唱罢他登场。天干地支轮流转,年年都颂好时光。另有一首民间谜语:“一人一个,一家好几个,全国只有一个十二个。”谜底是十二生肖,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相),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一种民俗现象,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人们所重视。

把十二生肖中的各种动物以剪纸的形式表现出来,则是采用了古典的、民间的和现代的装饰图展示给广大人民群众,也充分体现出其是集资料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综合装饰吉祥图。因此,长期以来使生肖文化得以长期的传承和创新。

生肖中的十二个动物,大都为人们熟知的家畜和家禽。其中龙为传说动物,较为神圣,鼠为“四害”之一,人人厌恶;蛇为“五毒”之一,使人恐惧。但在

遇到鼠和蛇这两个生肖年时,人们还是要企盼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给这两种动物以吉祥的定位,如鼠年的“五子登科”图,蛇年的“白蛇与许仙”图等,都以美好寓意和象征作为创作的依据,并作为传统剪纸得以流传下来。美好、美感永远是艺术的灵魂,俗语“剪花要吉祥,才会受赞扬”即由此而生。

生肖剪纸大都为单色(也有染色和套色),多用大红纸剪出生肖图,衬在白纸上,最易产生明朗、强烈的对比效果。而点、线、面又是单色装饰图案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生肖图最讲究的是造型和装饰,因其构图中点、线、面的粗细、疏密及平行、交叉等各种不同的纹饰,便产

了各种不同的美感和节奏韵律感。凡从事剪纸创作者,每个人手中都会有好几种

各具风格的生肖图。所以,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百人百样的生肖图,不断推陈出新,百看不厌。这也是剪纸生肖文化,能在庞大的剪纸艺术群芳中,永不凋谢的主要原因所在。



戈洛霍维茨的冬天(油画) 刘晓

郑邑旧事

巩义的巩姓今何在

阎兴业

巩义,原为巩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始置巩县。春秋时有一个姬姓小诸侯国叫巩伯国,又叫巩伯邑,其都城旧址就在巩义,市洛水北岸的康北村。康北村现存有一座红色阁楼,三层,高约十米,村人称之为红阁,其实原名应为巩王阁。阁上镶有石碣一方,其铭文记载红阁仅是巩王庙的一座附属建筑;巩王庙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西面,俯瞰洛水,有山门、大殿和东、西配殿等。早年,巩王庙香火颇盛,本地百姓络绎不绝到庙里上香祈福,外地巩姓也大都跑远来顶礼膜拜。

巩王庙当然供奉巩王,而巩王又是何方神圣呢?外地巩姓人为什么前来朝拜呢?

巩王就是巩伯国的开国之君和巩姓的得姓始祖巩简公。

春秋时,周王室有个同族卿士名简,为伯爵,其封地在巩邑(今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称为巩简公,又叫巩简伯。由此可以看出,周朝之初就已有了“巩”这个地名。周敬王(公元前519年—前476年在位)时,巩简公一度执掌朝政,是周敬王的心腹大臣。鉴于周王室的历次内乱大多因为贵族掌权而引起,他便大

量录用从各诸侯国来的贤士,而尽量少用王族子弟为官。这项措施,引起了王族子弟的不满。后来王子朝作乱,杀掉了巩简公。没过多久,春秋时期就结束了,进入了战国时期。其后的巩伯国何人继位,又于何时灭国,未见记载。巩简公的族人及子孙们留居原封地,繁衍生息,便以“巩”命氏,称巩氏。

因此,巩姓出自姬姓,是以地名命姓的一个姓氏,其发祥地在巩义,其后人尊崇巩简公为巩姓的得姓始祖。

据《姓氏考略》所载,巩姓在原居地开拓发展,人口大增,开始播迁外地,其中一支到山阳郡(一说在今山东省独山湖一带,一说在今江苏省怀安县)形成望族,史称巩姓山阳郡。巩姓家族楹联有“姓居巩邑,望出山阳”,上联说姓源,下联指郡望。

其实,现在的巩姓,还有其他来源。春秋时,有晋国大夫巩朔,他的后代成了巩姓的一支。古代羌族姓氏中有巩姓,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姓。主要分布在陇西(今甘肃临洮)、金城(今甘肃永靖清水南岸)二郡及其塞外地区,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有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羌族酋长巩廉玉、巩廉至

等。另外,蒙古族、满族、锡伯族中都有巩姓,分布于内蒙古、东北等地。

巩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223位,人口近50万。今山东、江苏、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山西、内蒙古、甘肃、云南、浙江、山西、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均有巩氏族人分布。

历史上的巩姓名人,春秋时有晋国上大夫巩朔,汉代有侍中巩后,宋代有著名学者巩庭芝、江西招讨使巩信(与文天祥同时)的抗元名将,以身殉国、大理丞巩献可。

明代有航海家郑和(随同郑和下西洋)、清代有著名学者巩建丰等。现代名人,有著名书画家巩国安、影视演员巩俐、相声演员巩汉林、法学专家巩献田、新闻摄影家巩卫东等。

如今的巩义人口还有没有巩姓人呢?如2007年人口普查资料,巩义80万人口637个姓氏中仍有巩姓,但仅9人。究竟巩姓人的大多数何时离开巩地,已无从稽考,就像管姓的姓源在回郭镇管城一带,而巩姓现在仅在仅有管姓156人一样,令人遐思。